



往事难忘

生活滋味

## 父亲的肩

□卞荣

父亲离开我们已33年了,他瘦削而略显佝偻的肩时时浮现在我的眼前。

依稀记得在我八九岁时,一个春夏之交的后半夜,熟睡中的我突然感到一阵燥热袭来,头痛欲裂,咳嗽不止,父亲闻声而至,伸手摸了摸我发烫的额头,毫不迟疑地叫我穿衣起床,要带我去大队诊所看病。我下床后两腿发软、站立不稳,父亲二话不说,蹲下身子,叫我伏上他的肩头。于是,我便趴在他瘦骨嶙峋的肩上,由他驮着,在黑暗中向大队诊所疾走。诊所值班的医生为我量了体温,大约是打了一针退烧药,就催我们赶快去公社医院。父亲又驮着我深一脚浅一脚往十里外的公社医院赶。头脑昏沉的我听着父亲粗重的喘息声,几次挣扎着要下来自己走,可父亲坚决不允,直到急诊医生为我开了药,挂上水,父亲才坐下来歇会儿。

父亲的肩不只属于他的儿女,更属于他的学生。他把我托付给病友后,便匆匆步行返回,他要赶在上课前回到学校。在我住院的几天里,他总是晚上天黑后到病房,第二天天不亮就急着往回赶,竟不曾耽误过学生一堂课。

父亲所在的学校其实是一个教学点。全生产队60多个孩子都挤在一个复式班上,设一二两个年级。父亲是教学点唯一的老师。上课时,他用粉笔在黑板中间画一条竖线,左右两边板书不同年级的内容。他先让二年级的学生预习,给一年级学生上新课;然后布置一年级学生写字或做数学题,再教二年级的新课,如此循环往复。父亲不但教语文、数学,还教音、体、美,他用五音不全的嗓子,教孩子们唱“我爱北京天安门……”

父亲只有初中文化,刚毕业就做“先生”,他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,比如汉语拼音,他之前没有学过,为了教好学生,他虚心向年轻的老师请教,还对着镜子练口型。前几天,遇到一位儿时伙伴,他感慨地对我说:“我现在电脑打字用的拼音,还是你爸爸当年教的呢,可惜他走得太早,如果健在的话,我会经常去看望他的。”听闻此言,我两眼模糊了。倘若父亲知道几十年前的学生还记着他,想必会含笑九泉的。

小时候,我们随父亲工作调动而搬迁,远在老家年迈的爷爷奶奶是父亲的牵挂,每隔一段时间,父亲下班后会步行十几里路去老家看望,与老人唠唠家长里短,我有时会与他同行,看着他那瘦削的肩头,我恨自己不能为他分担些重负。父亲微薄的工资,除了供我们兄妹读书和维持家用,还要挤出一些赡养爷爷奶奶,他自己从来舍不得乱花一分钱,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,袖口都磨出了毛边。

做民办教师30多年,父亲终于等到了转正的那一天,他似中了状元般高兴。哪料,天有不测风云,长期操劳的父亲竟患了不治之症,多方求医,终是无力回天。凝视父亲临终前抽搐的双肩,我心如刀绞。父亲的生命,永远停在了54岁。

一个月前,我办了退休手续,如果父亲在世的话,我有充裕的时间可以陪他聊聊过往,带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我想带他坐一次高铁,体验时速300公里的感觉;想带他去首都北京,在天安门广场看庄严的升旗仪式;想给他买一件像样的羽绒服,让他

暖暖和和地过冬。然而,这一切都只能成为虚幻的念想,正所谓“子欲养而亲不待”。

父亲瘦削而佝偻的肩,永远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。

## 一碟小菜

□纪敏

处于这芸芸众生的红尘,浅浅的“一碟小菜”让我明白一半烟火之后,接踵而来必有一半诗情,它们清澈得犹如一杯绿茶,减了一分油腻烟火,多了些许芬芳馥郁,让我们苦涩回甘时,治愈了生活,温润了一方心田。

天渐渐热了起来,食客的嘴巴也寡淡起来了,饭桌上亮闪闪的荤菜让人心理上有了油腻,清一色的全素味蕾又提不起劲,一张刁刁的嘴巴真的很难服侍。每每到了这时段,我就开始腌秘密“武器”——西瓜皮,源起西瓜皮的腌制方还是我的母亲,我从十几岁就默认这个味,起初是喜欢,日久天长也就成为真爱。

西瓜刚上市,我就惦记上它的皮了。好在我们盐城西瓜的品种还是很全的,早春红玉、特小凤不行,皮太薄,黑皮瓜皮太厚也难削,最好的就是那种一碰就“炸”的花皮西瓜,皮的厚度正好,腌起来也十分脆,所以只要买西瓜,我不像别人问西瓜甜不甜,熟不熟,总别具一格喜欢问小贩“皮薄不薄”,问得别人一愣一楞的。

其实腌西瓜皮很简单,主要看天气,最好有两三天大太阳。西瓜买回来,把甜甜的红瓤一块块挖出放在盆里,挖到最后只剩下青中一点红的瓜皮,再把它们转个身,削去它的花衣服,然后一切四瓣,稍稍抹上点盐,腌上一晚,第二天拿出来瓢朝上晒,一天晒下来,西瓜皮薄了不少,打个盐卤再把它们静静地泡起来,第三天依旧拿出来晒,晚上拿回来它们已经变成干巴巴的一张皮。其实最好再晒一天,但若你实在馋它们,也可吃,就把它们泡段时间“温水澡”,泡过澡的西瓜皮厚实了许多,皮光水滑的,把它们先切成条状,再切丁,拌上上好的酱油,一点白糖和蒜泥是不可缺的,最后淋上几滴灵魂香油,一碟清清爽爽的小菜就闪亮登场了,咸中碰撞着蒜香,有鲜有甜,瞬间就把微微上升的暑气,压灭在舌尖之下。

“小菜”有温馨的烟火气,加上“一碟”更是简单异常,所以“一碟小菜”这句话在我们这里也可以理解为“小事一桩”,一件很容易,很稀松平常的事情,但这就“一碟小菜”含有人间滋味最为众多,最让人唏嘘不已。

我这个人不知随谁,求人办事在我心里是膈应的,真的,哪怕走进死胡同,前后都蹭墙皮了,也不想求人,因为我知道人家答应还好,回绝了,自己心里更是百般滋味,很不好受。但身在这俗世,哪有事事如意的。虽然这事情已过去好几年了,我仍记得一个人的好,就是我的表妹。她是一名高中英语老师,而我的女儿英语成绩很不理想,怕麻烦她,所以在外补习了一年多,没有多大效果。高考临近,急得我一段时间瘦了好多斤,最后没有办法,发了条微信给表妹,没有想到,她为了静下心辅导我的女儿,把刚三岁的小儿子交给她奶奶,带上卷子,开上近二十分钟车程上门辅导。我这表妹很能干,曾经是名写稿能手,由于工作忙碌,操心两娃,她被迫停笔,但她的能干不包括骑车,她骑电瓶车是弱项,就在刚学会骑电瓶车不久,就风雨不停来我家辅导我的女儿,最后考试女儿险险地过了关。真的,那一刻我真的很感激表妹,虽然她事后老说“小事一桩”,但这小事却给了我深深的暖意。

处于这芸芸众生的红尘,浅浅的“一碟小菜”让我明白一半烟火之后,接踵而来必有一半诗情,它们清澈得犹如一杯绿茶,减了一分油腻烟火,多了些许芬芳馥郁,让我们苦涩回甘时,治愈了生活,温润了一方心田。

流年碎影

## 歌声飞扬的青春

□陈寅阳

谁的青春里没有一首歌?

像我这样的人,天生五音不全,后天缺乏训练,禀赋不足加上努力不够,并不具备歌唱的能力。但这并不妨碍我被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歌曲裹挟,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“伪发烧友”。

我最初听的歌来自唱片机。农村刚分田到户,一片生机勃勃。解决了温饱的农民开始追求精神享受,收音机、唱片机是最好的选择。老年人听淮戏,年轻人听流行歌曲。邻居同学家的唱片机完成了我的最初音乐启蒙。至1990年,我终于拥有一台64K大小的单放机,放入磁带,港台的、内地的;普通话的、粤语的;声嘶力竭的,娓娓道来的。形形色色的歌曲照单全收。

我对音乐一窍不通,听歌主要是听歌词。按照个人的标准,歌词写得美的,就是好歌。这些歌词中,出现最多的是“你”。这个“你”,能指有限,所指丰富,无处不在。歌者对“你”,如泣如诉,一咏三叹。这个“你”,或许是小芳,是同桌,是水手;或许是雾里花,是水中花,是鲁冰花;抑或是囚鸟,是爱情鸟。尽管有的语焉不详,有的面目模糊。但不同的人,不同的时空,可以找到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、适合自己的解读与应用场景。有一生爱自由的不羁,有壮志在我胸的豪迈,有爱拼才会赢的奋斗,有一起吹风的浪漫,有一张旧船票的不甘。

工欲善其事,必先利其器。在智能时代到来之前,没有平板,没有手机,人人一个歌词本。家里给的零花钱,省吃俭用,买一本塑料封皮的笔记本,手抄笔录。细腻的女生还会配上插图,贴上明星的大头照,花花绿绿,积上一大本,甚至几本。后来流行卡拉OK,人人都有一只麦克风,即便五音不全,只要有“不怕丑”的自信,都可吼几句。再后来,MV风行,不但有曲,有词,更有画面,画面总是唯美、小资的。

中年听歌于路上。那些与青春相依相伴的歌声早已深烙于心。不惑临近,“惑”却更多,不如跑步吧。晚八点过后,沿着人民南路,一直向南跑,陪伴我的是手机里下载的一百多首歌曲。我也不用耳机,歌声轰鸣,脚下生风,专注于跑,专注于听,偶有路人侧目,全然不顾。开始驾车以后,我买了几张经典老歌的CD,上车就开始循环播放,百听不厌。开着车,听着歌,歌声飘荡于乡村公路、城市通衢。

急急流年,大浪淘沙,总有一些歌声会刻入每个人的记忆。《诗经》曰:心之忧矣,我歌且谣。在这纷纭世间,黑暗中点亮你的,是一本书?一杯酒?或者是一首歌?这样的场面永远铭记我心:三十多年前,我在村校任教,乡间土小子、穷教师一枚。一日下晚办公后,去宿舍,一间蜗居。走在空旷的校园里,突然大吼一句,“可你却总是笑我,一无所有”。想想,不禁哑然失笑;旋即,有泪如倾。

